

卷第二百五 樂三

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龜年 曹王皋 李琬 杜鴻漸
 銅鼓 張直方 鄭續
 琵琶 羅黑黑 裴洛兒 楊妃 段師 漢中王瑀 韋應物 宋沈 皇甫直 王沂 關別駕 王氏女
 五弦 趙辟
 箏篪 徐月華
 羯鼓

羯鼓出外夷樂。以戎羯之鼓，故曰羯鼓。其音主太簇一均。（均原作雲，據羯鼓錄及太平御覽五三八改）龜茲部、高昌部、疏勒部、天竺部皆用之。次在都曇鼓、答臘鼓之下，（都曇鼓，狀腰鼓而小。答臘者，即羯鼓也。）雞婁鼓之上。圍如漆桶。（山桑木為之）下以牙床承之，擊用兩杖。其聲焦殺鳴烈，尤宜促（促原作但，據羯鼓錄改。）曲急破，作戰杖連碎之。又宜高樓玩景，明月清風，凌空透遠，極異眾樂。杖用黃檀狗骨花椒等木。須至乾緊，絕濕氣而復柔膩。乾取發越響，膩取戰裏健舉。卷用剛鐵，鐵當精鍊，卷當至勻。若不剛，即應絛高下，抽振不停。不勻。即鼓面緩急。若琴徽之姚病矣。（出《羯鼓錄》）

玄宗

唐玄宗洞曉音律，由之天縱。凡是管弦，必造其妙。若製作調曲，隨意即成。不立章度，取適短長；應指散聲，皆中點指。至於清濁變轉，律呂呼召，君臣事物，迭相制使，雖古之夔曠，不能過也。尤愛羯鼓，常云：「八音之領袖，諸樂不可為比。」嘗遇二月初，詰旦。巾櫛方畢，時宿雨始晴，景色明麗。小殿內亭，柳杏將吐。睹而歎曰：「對此景物。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。」左右相目，將命備酒，獨高力士遣取羯鼓。上旋命之，臨軒縱擊一曲，曲名《春光好》。（自上制也）神思自得。及顧柳杏，皆已發拆。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：「此一事，不喚我作天公可乎？」皆呼萬歲。又制《秋風高》，每至秋空迴激，纖翳不起，即奏之。必遠風徐來，庭葉徐下，其妙絕入神如此。（出《羯鼓錄》）

玄宗嘗伺察諸王。寧王夏中揮汗鞦韆鼓。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。上知之。喜曰。天子兄弟。當極此樂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又 汝陽王璿，寧王長子也。姿容妍美。秀出藩邸。玄宗特鍾愛焉，自傳授之。又以其聰悟敏慧，妙達其旨，每隨遊幸，頃刻不捨。璿嘗戴研絹帽打曲，上自摘紅槿花一朵，置於帽上。其二物皆極滑，久之方安。遂奏《舞山香》一曲，而花不墜。（本色所謂定頭項。難在不搖動也。）上大喜笑，賜金器。因誇曰：「花奴，（璿小名）姿質明瑩，肌發光細，非人間人，必神仙謫墜也。」寧王謙謝，隨而短斥之。上笑曰：「大哥不必過慮，阿瞞自是相師。夫帝王之相，且須英特越逸之氣，不然，有深沈包育之度。花奴但秀邁人，悉無此狀，固無猜也。而又舉止閒雅，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。」寧王又謝之。而曰：「若於此，臣乃輸之。」上曰：「若此一條，阿瞞亦輸大哥矣。」寧王又謙謝。上笑曰：「阿瞞贏處多。大哥亦不用搗搗。」眾皆歡賀。玄宗性俊邁，酷不好琴。曾聽彈正弄，未及畢，叱琴者曰：「待詔出去。」謂內官曰：「速召花奴將羯鼓來，為我解穢。」

又 黃幡綽亦知音，上曾使人召之，不時至。上怒，絡繹遣使尋捕之。綽既至，及殿側，聞上理鼓，固止謁者，不令報。俄頃，上又問侍官：「奴來未？」綽又止之。曲罷，復改曲，才三數十聲，綽即走入。上問何處來，曰：「有親故遠適，送至城外。」上頷之。鼓畢，上謂曰：「賴稍遲，我向來怒意，至必禍焉。適方思之，長入供奉五十餘日，暫一日出外，不可不許他東西過往。」綽拜謝畢，內官有相偶語笑者。上詰之，具言綽尋至，聽鼓而候其時入。上問綽，綽語上方怒，其解怒之際，皆無少差誤。上奇之，復厲聲謂之曰：「我心脾骨下事，安有侍官奴聽小鼓能料之耶？今且謂我如何？」綽遂走下階，面北鞠躬，大聲曰：「奉敕監（明抄本監作豎）金雞。」上大笑而止。（並出《羯鼓錄》）

宋璟

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群，亦深好聲樂，尤善羯鼓。始承恩顧，與玄宗論鼓事曰：「不是青州石末，即是魯山花甕。（明抄本甕作甕，下同）撚小碧上，掌下須有朋（去聲）肯聲，據此乃是漢震第一鼓也。且礪用石末花甕，固是腰鼓。掌不（明抄本不作下）朋（去聲）肯聲，是以手指，非羯鼓明矣。」（第二鼓者。左以杖。右以手指。杖字原闕。據明抄本補。）璟又謂上曰：「頭如青山峰，手如白雨點，按此即羯鼓之能事。山峰取不動，雨點取其急。玄宗與璟兼善兩鼓也，而羯鼓偏好，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。開府之家悉傳之。東都留守鄭叔明祖母，即開府之女。令尊賢裡鄭氏第有小樓，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。（出《羯鼓錄》）

李龜年

李龜年善羯鼓，玄宗問卿打多少杖。對曰：「臣打五十杖訖。」上曰：「汝殊未，我打卻三豎櫃也。」後數年，又聞打一豎櫃，因錫一拂枚羯鼓卷。（出《傳記》）

曹王皋

嗣曹王皋有巧思，精於器用。為荊州節度使，有羈旅士人懷二卷，欲求通謁。先啟於賓府，觀者訝之曰：「豈足尚耶。」士曰：「但啟之，尚書當解矣。」及見。皋捧而歎曰：「不意今日獲逢至寶。」指其剛勻之狀，賓坐唯唯，或腹非之。皋曰：「諸公未必信。」命取食祥，自選其極平者。遂重二卷於枰心，以油注卷滿，而油不浸漏，相蓋契際也。皋曰：「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卷，不然無以至此。」問其所自，客曰：「先人在黔，得於高力士家。」眾方深伏。（原闕出處，據本書卷二百三十一作出《羯鼓錄》）

李琬

廣德中，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。調集至長安，居務本裡。嘗夜聞羯鼓，曲頗工妙。於月下步尋，至一小宅，門戶極卑隘。叩門請謁，謂鼓工曰：「君所擊者，豈非耶婆娑雞乎？（一本作耶婆娑雞）雖至精能，而無尾何也？」工大異之曰：「君固知音者，此事無有知。某太常工人也，祖父傳此藝，尤能此曲。近者張儒入長安，其家流散，父沒河西，此曲遂絕。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，竟無結尾之聲，因夜夜求之也。」琬曰：「曲下意盡乎？」工曰：「盡。」琬曰：「意盡即曲盡。又何索焉？」工曰：「奈聲不盡何？」琬曰：「可言矣，夫曲有如此者，須以他曲解之，方可盡其聲也。夫耶婆娑雞當用屈柘急過解。」工曰：「某當報。」

意皆盡。（如柘枝用渾解，甘州用急瞭解之類也，明錄本急了作吉子）工泣而謝之。即言於寺卿，奏為主簿。後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。（出《羯鼓錄》）

杜鴻漸

代宗朝，宰相杜鴻漸亦能羯鼓。永泰中為三（按羯鼓錄三下有州字）副元帥西川節度使。至成都，李琬有削杖者在蜀，一杖獻鴻漸。鴻得之，示與眾曰：「此尤物也，當衣衾中收貯積時矣。」匠曰：「某與脊溝中養者十年。」及出（出字原闕，據羯鼓錄補）蜀至利州西界，望嘉驛路入漢川矣。自西南來，始會嘉陵江，頗有山水景致。其夜月色又佳，乃與從事楊炎、杜棕（明抄本棕作亞。）輩登驛樓望江月。行酒宴語曰：「今日出艱危猜迫，外即不辱命於朝廷，內即免中禍於微質。即保此安步，又瞰此殊境，安得不自賀乎。」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，以所得杖奏數曲。四山猿鳥，皆驚飛噉走。從事悉異之曰：「昔夔之搏拊，百獸舞庭，此豈遠耶。」鴻漸曰：「若某於此，稍曾致力，猶未臻妙，尚能及是。況至聖御天，（御天原作遇夫，據羯鼓錄改）賢臣考樂，飛走之類，何有不感。」因言此有別墅近花岩閣，每遇風景清明，即時或登閣奏此。初見群羊牧於川下，忽數頭躑躅不已，某不謂之以鼓然也。及止鼓亦止，復鼓之亦復然，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，無不應之而變。旋有二犬，自其家走而吠之。及群羊側，遂漸止聲仰首，若有所聽。少選，又復宛頸搖尾，亦從而變態。是知率舞固無難矣。近士林中無習之者，唯僕射韓皋善，亦不甚露。為鄂州節度使時，聞於黃鶴樓一兩習而已。（出《羯鼓錄》）

銅鼓

蠻夷之樂，有銅鼓焉。形如腰鼓，而一頭有面，鼓面圓二尺許。面與身連，全用銅鑄。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，通體均勻，厚二分以來。鑄之妙，實為奇巧。擊之響亮，不下鳴鼙。貞元中，驃國進樂，有玉螺銅鼓。（玉螺皆螺之白者，非琢玉所為也）即知南蠻酋首之家，皆有此鼓也。

張直方

咸通末，幽州張直方貶冀州刺史。到任後，修葺州城，因掘土，得一銅鼓。滿任，載以歸京。到襄漢，以為無用之物，遂舍延壽慶院，用大木魚懸於齋室。今見存焉。（並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鄭續

僖宗朝，鄭續鎮番禺日，有林藹者為高州太守。有牧兒因放牛，聞田中有蛤鳴，（蛤即蝦蟆）牧童遂捕之。蛤跳入一穴，掘之深大，即蠻酋塚也。蛤乃無蹤，穴中得一銅鼓。其色翠綠，土蝕數處損缺。其上隱起，多鑄蛙鼃之狀。疑其鳴哈，即鼓精也。遂狀其緣由，納於廣帥，懸於武庫，今尚存焉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琵琶

羅黑黑

太宗時，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，作一曲，琵琶弦撥倍粗。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，乃置酒高會，使羅黑黑隔帷聽之，一遍而得。謂胡人曰：「此曲吾宮人能之。」取大琵琶，遂於帷下。令黑黑彈之，不遺一字。胡人謂是宮女也，驚歎辭去。西國聞之，降者數十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裴洛兒

貞觀中，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，今俗所謂抽琵琶是也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楊妃

開元中，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回，得琵琶以獻。其槽邏皆杪檀為之，溫潤如玉，光耀可鑒。有金縷紅文，影成雙鳳。楊妃每抱是琵琶，奏於梨園。音韻淒清，飄如雲外。而諸王貴主，自虢國以下，競為貴妃琵琶弟子。每受曲畢，皆廣有進獻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段師

古琵琶弦用鷓鴣筋。開元中，段師能彈琵琶，用皮弦。賀懷智破撥彈之，不能成聲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漢中王瑀

漢中王瑀見康崑崙彈琵琶，雲琵琶聲多，琵琶聲（琵琶二字原缺，據傳載補）少，亦未可彈五十四弦大弦也。自下而上調之琵琶，自上而下調之琵琶。（出《傳記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傳載》）

韋應物

韋應物為蘇州刺史，有屬官，因建中之亂，得國工康崑崙琴瑟琵琶。至是送官，表進入內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宋沈

宋開府孫洵有音律之學。貞元中，進樂書二卷，德宗覽而嘉焉。又知是璟之孫，遂召賜對坐，與論音樂，喜。數日，又召至宣徽，張樂使觀焉。曰：「有舛誤乖濫，悉可言之。」沈曰：「容臣與樂官商榷講論，具狀條奏。」上使宣徽使教坊與樂官參議。數日然後奏進，樂工多言沈不解聲律，不審節拍，兼又瞶疾，不可議樂。上頗異之，又宣召見。對曰：「臣年老多疾，耳實失聰。若迨於音律，不至無業。」上又使作樂，曲罷，問其得失，承稟舒遲，眾工多笑之。沈顧笑，忿怒作色，奏曰：「曲雖妙，其間有不可者。」上驚問之，即指一琵琶云：「此人大逆戕忍，不日間即抵法，不宜在至尊前。」又指一笙云：此人神魂已游墟墓，不可更令供奉。「上大駭焉，令主者潛伺察之。既而琵琶者為同儕告訐，稱其六七年前，其父自縊，不得端由。即今按鞠，遂伏罪。笙者乃憂恐不食，旬日而卒。上轉加欽重，面賜章服，累召對。每令察樂，樂工悉惴恐脅息，不敢正視。沈懼罹禍，辭病而退。（出《羯鼓錄》）

皇甫直

蜀將皇甫直別音律。擊陶器，能知時月。好彈琵琶。元和中，嘗造一調，乘涼，臨水池彈之。本黃鍾而聲入蕤賓，因更弦，再三奏之，聲尤蕤賓也。直甚惑不悅，自意不祥。隔日又奏於池上，聲如故。試彈於他處，則黃鍾也。直因切調蕤賓，夜復鳴於池上，覺近岸波動，有物激水如魚跳，及下弦則沒矣。直遂集客車水，竭池窮泥，索之數日，泥下丈餘，得鐵一片，乃方響蕤賓鐵也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王沂

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。忽旦睡，至夜乃寤。索琵琶弦之，成數曲。一名《雀啍蛇》，一名《胡王調》，一名《胡瓜苑》。人不知

聞，聽之者莫不流淚。其妹請學之，乃教數聲，須臾總忘，不復成曲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關別駕

昭宗末，京都名娼妓兒，皆為強諸侯所有。供奉彈琵琶樂工，號關別駕。小紅者，小名也。梁太祖（祖原作宗，據明抄本改）求之，既至，謂曰：「爾解彈手（明抄本手作羊）不彩桑乎。」關俛而奏之。及出，又為親近者，俾其彈而飲酒。由是失意，不久而殂。復有琵琶石潔者號石司馬，自言早為相國令狐絢見賞，俾與諸子渙、灑、連水邊作名。亂後入蜀，不隸樂籍，多游諸大官家，皆以賓客待之。一日會軍校數員，飲酒作歡，石潔以胡琴在坐非知因者，喧嘩語笑，殊不傾聽。灑乃撲檀槽而詬曰：「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，今日與健兒彈而不我聽，何其苦哉。」於時識者歎訝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王氏女

王蜀黔南節度使王保義，有女適荊南高從誨之子保節。未行前，暫寄羽服。性聰敏，善彈琵琶。因夢異人，頻授樂曲。所授之人，其形或道或俗，其衣或紫或黃。有一夕而傳數曲，有一聽而便記者。其聲清越，與常異，類於仙家《紫雲》之亞也。乃曰，此曲譜請元昆制序，刊石於甲寅之方。其兄即荊南推官王少監貞范也，為制序刊石。所傳曲，有《道調宮》、《王宸宮》、《夷則宮》、《神林宮》、《蕤賓宮》、《無射宮》、《玄宗宮》、《黃鍾宮》、《散水宮》、《仲呂宮》。商調，《獨指泛清商》、《好仙商》、《側商》、《紅綃商》、《鳳抹商》、《玉仙商》。角調，《雙調角》、《醉吟角》、《大呂角》、《南呂角》、《中呂角》、《高大殖角》、《蕤賓角》。羽調，《鳳吟羽》、《背風香》、《背南羽》、《背平羽》、《應聖羽》、《玉宮羽》、《玉宸羽》、《風香調》、《大呂調》。其曲名一同人世，有《涼州》、《伊州》、《胡渭州》、《甘州》、《綠腰》、《莫鞞》、《項（明抄本項作頃。疑當作傾）盆樂》、《安公子》、《水牯子》、《阿濫泛》之屬，凡二百以上曲。所異者，徵調中有《湘妃怨》、《哭顏回》。當時胡琴不彈徵調也。王適高氏，數年而亡，得非謫墜之人乎。孫光憲子婦（婦原作父。據明抄本改）即王氏之姪也，記得一兩曲，嘗聞彈之，亦異事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五弦

趙辟

趙辟彈五弦，人或問（或問原作聞無，據明抄本改）其術，辟曰：「吾之於五弦也，始則神遇之，終則天隨之。方吾浩然，眼如耳，目如鼻，不知五弦為辟，辟之為五弦也。」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箜篌

徐月華

魏高楊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箜篌，為明妃出塞之聲。有田僧起能吹笛，為《壯士歌》、《項羽吟》。將軍崔延伯出師，每臨敵，令僧起為《壯士聲》，遂單馬入陣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